

2601

# 兰州电影戏曲实录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 16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 目 录

- 民国甘肃影坛实录····· 吉光安(1)
- 民国时期兰州市电影院上映影片目录表····· 孙耀先(70)
- 我对“金城”事件的看法····· 旭 华(112)
- 满怀悲愤话“金城”····· 杨子江(113)
- 评《松花江上》····· 阎栋材(114)
- 《家庭痛史》观后感····· 胡 炎(117)
- 法国人论中国电影····· 王益之(120)
- 看国产片有感····· 罗 思(122)
- 漫话兰州电影业····· 影 速(125)
- 兰州戏剧实录····· 康叙五(128)
- 甘肃秦腔随笔····· 张慎微(197)
- 补白：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124)      导致电影发明的一段趣闻(239)

# 民国甘肃影坛实录

吉光安

3年前,我参预了《甘肃省文化志·电影篇》的编撰工作,承担“中华民国部分”的编写任务。其间,同甘肃省电影公司白玉昆、兰州电影制片厂王廷山、兰州市电影公司孙耀先等同志一起查阅了近百万字的资料,采访了省内外数十位解放前曾在甘肃从事过电影工作的人,收集到大量极为珍贵的史料,由我执笔写成《甘肃电影大事记》和《甘肃电影70年》的中华民国部分。由于体例限制,很多生动、有趣的传闻轶事等资料不宜入志,若弃之如敝屣,却有千金自珍之感。为此,我曾选择部分史料,以史话、回忆录形式在《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等报刊发表,竟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这使我大喜过望。今秋,我在工作之暇,以不宜收入志书的资料为主将各种传闻轶事及必要的背景材料,按时间顺序撰写成《甘肃民国影坛实录》。文中疏露和失当之处,恳望得到读者直言补正。1995年12月28日是电影的百岁华诞,谨以此文表达一位普通电影工作者的纪念之情。

## 一、甘肃电影的发端

1895年12月28日,是世人公认的电影誕生日。电影发明迄今将满一个世纪了。电影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这位“文艺机械女神”却借助现代科技的双翅,在艺术的辽阔天地奋翮高飞,突破人类在地域、民族、文化、职业等方面的界限和差异,成为世界上拥有

最广大观众的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艺术门类。

本世纪初，电影远涉重洋从巴黎来到上海。10余年后，电影出现在兰州，从此它便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存。经过70多年风霜雪雨，甘肃电影迈入今天集影片生产，发行放映和电影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全面发展时代。在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回溯甘肃电影走过的艰难历程，将激励人们振兴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信心和力量。

### （一）兰州皮影——“电影的先驱”

在法国巴黎南郊一处僻静的街道上，有一所私人开设的电影资料馆，前来参观的人们在这里寻觅电影走过的艰难历程。展览陈列的各种模型和器械，划出电影发展的历史轨迹。主办者将一套来自中国兰州的皮影器具，排列在展览的最前列，视之为电影的雏型。展品的说明写道：“电影的光影原理很早就被中国人所认识和利用，这套兰州皮影可能是最原始的电影”。展览告诉人们：现代电影源自老古东方的中国，兰州皮影则是“电影的先驱”。

代表现代文明的电影发明于近代欧洲，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战国时代，已为中国的先民所认识。《墨子·经说下》记载了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以及凸面镜、凹面镜、平面镜成像的原理，提出“光至景亡”的论断。《墨子》中的这篇文章是世界上最早讲述光学原理的文献。汉代方士曾利用光影原理炮制“招魂术”，以取宠帝王。汉代人还发明被视为电影的先驱的皮影戏和走马灯。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小孔成像匣”的原理。皮影这种民间艺术在南宋盛行于江浙和中原一带的城乡。每逢年节，闹市街头，鼓乐声声、灯影憧憧，人们乐此不疲。13世纪，皮影戏随着成吉思汗的征战大军，传入波斯、阿拉伯以至欧洲，并很受欧洲人喜爱。有趣的是歌德也对中国的皮影戏怀有很浓厚的兴趣，1774年，在威兰博览会上，歌德向德国文化界介绍中国皮影戏。1781年8月28日是歌德32岁诞辰，在魏玛寓所花园用皮影戏形

式演出了《密涅娃生平》。同年11月24日,又演出了《米达斯王评传》皮影戏。演皮影戏时,观众坐在白幕前,皮影艺人在幕后像操纵木偶那样操纵皮影人物(动物),使之作各种表演动作。通过灯光的照射,皮影便出现在白幕上,还配上音乐和对话。现代电影的要素——银幕、光源、画面、色彩、音响,在皮影戏中已经完善地结合在一起,难怪巴黎那家电影资料馆把兰州皮影,冠以“原始电影”,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

## (二)甘肃首次电影放映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电学、光学、化学、机械学等在应用领域内得以长足发展。摄影术、连续摄影机、发动发电机、白炽灯等相继问世,为电影的诞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1895年法国里昂照相机制造商卢米埃尔兄弟(Louis Jean Lumiere)改进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电影视镜”,发明了一种既可用于来放映,又可用作摄影和冲洗底片的“活动电影机”。这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布辛路“大咖啡馆”,首次售票公映了他们拍摄的影片《工厂的大门》、《水浇园丁》、《火车到站》、《婴儿午餐》等。此举轰动巴黎,人们纷至沓来,争相观赏,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这一天被各国电影史家公认为是电影的生日,标志着电影发明阶段的终结和电影时代的开端。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依仗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揭开了近百年奴役中国人民的屈辱历史。电影随着野蛮的“西方文明”一同输入中国。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8月11日,法国商人艾克伦在上海徐园利用“魔盒”表演西洋影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映电影。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游艺杂耍中放映的,内容为法国风光民俗。当时人们称之为“西洋影戏”(简称“影戏”)或“电光影戏”,简称“电影”。

民国初年,电影作为一种赚钱营利的工具,开始由东南沿海向

内陆省分发展。当时，电影已在冀、鲁、豫、湘、鄂、皖等省广为流行。甘肃地处内陆腹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国民军驻陇之前，除了男子不再留辫之外，一切似乎仍滞留在晚清时代，几乎无人知晓何为电影。最先在兰州放映电影的，是一位名叫韩子瞻（韩仰鲁，？一约1933年）的武威富商。此人生性精敏，见多识广。当他从报纸上得悉电影如何神奇绝妙的消息后，萌生引进电影，交结权贵，升官发财的念头。1918年秋，韩以重金从西安请来电影放映师，在兰州皖江会馆（址在今兰州市张掖路山字石）隔壁，用手摇式无声放映机为特邀而来的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等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放映电影。影片内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实况片断。银幕上呼之欲出的人物和场景，使在座的遗老遗少们目瞪口呆，连声叫绝。这在闭塞落后的兰州无疑是件破天荒的新奇事。督军张广建欣然为韩题词——“大光电影”。（见1918年9月29日《边声周报》第1年第6号）这是甘肃首次电影放映，可以说是甘肃电影的发端。“大光电影”开张月余，因无片源遂草草收场。韩子瞻因映出电影而名利双收，后来当了甘肃督军公署副官，并在兰州购地营造了私邸韩家花园（今“邓家花园”）。

### （三）官办、军办电影之始

电影，形声（视听）兼备、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感染力强。在统治者手中却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宣传舆论工具，官方军方投资，兴办电影的着眼点多基于此。甘肃官方军方办电影兴盛于抗战时期，而最早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

1926年2月，甘肃省教育厅筹办的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馆址利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张掖路《兰州晚报》社址）。馆内有文物展览、图书阅览、民众学校，还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余人的露天电影放映场。这是甘肃最早的官办电影放映场。抗战之前，兰州“新民”、“启文”私家电影院和甘肃省教育厅也曾在这里放映过电影。抗战期间，省教育厅为民众教育馆配备电影和幻灯放映机，租用兰

州新新(新星)电影院的影片,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义务放映。但因放映设备过于陈旧,使用中经常出故障,官方又无力添置新设备,于是放映数场之后便偃旗息鼓。

1925年8月,北京执政府任命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冯受命后,令麾下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进驻甘肃,代行军务。翌年夏,国民军驻甘总司令部在省政府门前广场(今兰州中央广场),为驻军和市民公映中华影业公司1924年出品的无声纪录片,分上下两部,放映20分钟的《冯玉祥》,银幕上出现了冯玉祥为士兵理发、擦澡,发赏银情景。当时,电影是件新鲜事,观众为之轰动,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甘肃最早的军方电影放映。

#### (四)王佐卿与陇上第一家电影院

电影自1918年在兰州偶露头角之后,很快便销声匿迹了。1932年,甘南人王佐卿与友人合股,创办了第一家私营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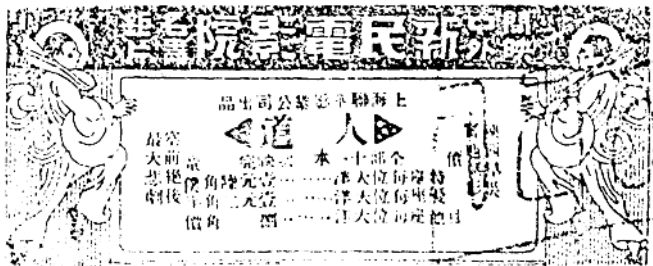
王佐卿,原名贡觉才让(1895—1990),出身甘南富商家庭,早年在兰州求学,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社,后来当过卓尼土司杨积庆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因官场失意,遂辞职干起制皂业来。他平时就从《申报》、《大公报》读到不少有关电影的文章而引起极大的兴趣,使他产生了办电影院念头。

1931年,王佐卿联络友人魏翰如、宋复等合资白洋五千块,在兰州开办新民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内设百货部、医院、餐厅、书店、照相馆。翌年,王到上海,从美新洋行购得德制蔡司·伊康手摇式无声放映机和西门子柴油发电机各1部,然后经“美新”买办沈玉环引介,跟一位姓孙的放映师学习放映技术。以60块白洋为学费,经过20多天学习,即掌握了基本技能。同时,王与上海联华影片公司达成协议,由“联华”每10至15天向兰州寄发1部新片,每部周转期2月。王如释重负,匆匆赶回兰州。

1932年9月15日,适逢中秋节,一向冷落的省立兰州民众教

育馆内人山人海，王佐卿创办的新民电影院赁地开业，映出无声故事片《人道》（上海联华影业公司1931年摄制），以及《海角诗人》、《粉红色的梦》、《七侠五义》等。起先王佐卿亲自操机放映，后由徒弟刘建武任放映师，放映中用留声机配乐。“新民”开业初时，人们争睹为快，生意很红火，电影院不得不请来警察维持秩序。囿于封建礼俗，根据当局的规定，白天放映男场，晚间为女场。电影票无排号座次，每张银元6角左右。一年之后，由于片源不畅、影片内容陈旧，影院时映时停，观众逐渐减少。1933年9月，新民影院迁至兰州学院路中市（今兰州武都路东段），转由水楠经营。曾放映过无声故事片《骨肉之恩》、《音乐家之奇遇》、《铁鸟》等。因影院位置偏僻，营业日渐清淡，终于1935年12月停业。

新民电影院只维持了3年，作为甘肃历史上的首家电影院，影响并推动了甘肃私营电影放映业的发展。此后，名目繁多的私营放映在甘肃各地城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兰州新民电影院电影广告（载于1933年11月26日《甘肃民国日报》）

## 二、草创中的私营电影放映业

### （一）“草台班子影戏”

继王佐卿创办新民电影院之后，私营电影放映业在省内一些



较大的城镇相继出现。1934年，上海一商人在武都、两当县城租借居民院落，售票放映“域外风情、滑稽表演”等无声短片，每场有观众百余人，票价每位两个铜板。数场之后商人便携机离去。1935年，平凉新生工厂老板朱某曾售票放映国产无声故事片和纪录片。开张仅两月，即因机器损坏加之缺乏新片而草草收场。此外，天水、永登等地也曾出现过短期的临时性电影放映。经营者多系外省商人、捐客或小业主。他们租机器、聘技师、雇帮工，利用茶园、书场、庙宇或居民院落售票映出一些陈旧的无声短片。为迎合市民和有闲阶层的猎奇心理，影片内容多是神怪、武侠、言情及外国马戏、魔术、滑稽表演。放映设备均为破旧不堪的进口手摇式无声放映机和木炭直流发电机，一旦机器“抛锚”或片源断竭便关门散伙，另谋出路，时人称之“草台班子影戏。”

但是也有个别维持较久的私家影院。1932年夏，张掖商人王文善联合谢锦堂等4人，集资银元2000余枚。他们先到兰州实地考察新民影院，而后直赴天津采购设备。是年秋，王文善与应聘来的两名放映师携旧35毫米无声放映机和小型汽油发动机各1台，中外影片4部，风尘仆仆从天津赶回张掖。同年底，王文善在张掖土主庙（今张掖青年西街小学址）售票放映电影国产纪录片《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外国纪录片《日本地震》、国产故事片《枪迫何大虎》等（均系无声影片）。其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全国抗日救亡爱国热潮，《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在张掖受到这个边陲小城民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军阀韩启功以“劳军”为由，强行要走了这部影片。后来，韩又将影片运到青海西宁，借给军阀马步芳。1年后《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交回王文善，影片已破烂不堪，根本无法上机。此后，由于缺少新片，加之放映设备损伤严重，土主庙里的“影戏”时演时停，终于1934年初歇业。两年后，王文善将全套放映设备及影片卖给玉门油矿。1957年，存放在玉门的《十九路军血战抗日》被人们发现，并被北京中国电影资

料馆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献影片珍藏。

## (二) 启文电影院与武侠神怪片

正当兰州新民电影院营业萧条,难以维持之际,陕西人李某携一手摇无声放映机来兰州“闯码头”。1934年1月,李某开办的启文电影院,在一阵爆竹声中正式开业。院址在侯府街(今兰州张掖路中段)广庆茶园。新民影院倒闭后,“启文”迁至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除了放映电影,“启文”还在道升巷东口开设电料代办所,“专售电灯材料”。

20年代末,中国影坛以《火烧红莲寺》为先导,掀起一股武侠神怪影片热。充斥银幕的全是《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白莲庵》、《火烧剑峰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荒江女侠》、《关东大侠》、《江湖二十四侠》之类的影片。这些影片千篇一律地宣扬个人恩怨、因果报应、上山修道、入洞成仙、超脱红尘等封建迷信思想。影片制作粗劣,随意性极大,例如,上海明星公司所拍《火烧红莲寺》的后数集,完全由导演凭着胡思乱想编造,结果拍了上半截,下半截如何拍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上海友联公司的《儿女英雄》拍到后来,竟让十三妹生下个小十三妹。天一公司《乾隆游江南》中的风流皇上,留起了小分头。大中华百合公司武侠片中的中国侠客,却是一副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打扮:大呢帽、小管裤、宽腰带。有的小制片公司花十天半个月,即完成了一部武侠片,“效率”之高令人瞠目。这些影片由于利用了叠印,停机再拍,正摄倒映,升降格摄影等特技,银幕上的人物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驾着剑光御风而行,引起市民阶层观众的极大兴趣。30年代初,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明令禁映“提倡迷信邪说之影片”,并查抄了一些影片公司。30年代中期,武侠神怪片渐趋冷落。

30年代中期,武侠神怪片在边远的兰州城却依然方兴未艾。兰州启文电影院就是靠这类影片起家的。1934年度,该院上映的全部为武侠神怪片。当年9至12月,“启文”放映《荒江女侠》1至

12集,每集连映5夜,持续映出5个月。随后映出《火烧风流寨》、《万侠之王》、《红侠》、《肉搏》、《荒岛野人记》等。这些格调低下,演技拙劣的影片不仅迎合了兰州小市民及有闲阶层的观赏情趣,也为影院老板捞到不少钞票。1935年夏,“启文”曾上映过《自由之花》、《啼笑姻缘》、《脂粉市场》等几部有声影片。从此,甘肃始有有声电影。

在金钱诱惑下,“启文”老板千方百计地搜寻更具猎奇或刺激的影片。当时,军阀马步芳为满足其淫欲,曾私存一部外国春官片,“启文”打通各种关节租到此片,半公开放映。1936年初,“启文”影院正在上映春官片,被早有耳闻并特意女扮男装的省主席朱绍良之千金撞见,朱小姐愤然回府,将所见禀告其父,朱绍良大怒,遂下令封了“启文”电影院。

### 三、甘肃电影业的短暂繁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公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继东三省后,华北地区又成为沦陷区,甘肃成为战时大后方。难民大量涌入,兰州市人口由原来的10万激增到1938年的17万,经济和文化随之活跃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大批进步爱国人士纷纷来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给甘肃电影业的繁荣提供了机遇。于是私营、官办、军办的电影院,纷纷开业,仅1939年全省就新开张8家影院。

#### (一)私营影院昙花一现

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为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私营影院纷纷开业,兴旺一时,这些影院适应了抗日宣传的需要,也乘机发了“国难财”。但是抗战形势的发展,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存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些私营影院的经营,也是时兴时衰,反映出命运多艰的时代特征。

1937年7月,金城电影院在兰州学院街(今兰州武都路)46号落成开业。它与兰州金城乐园共处一厅,白天“乐园”设饮食摊及棋牌、说唱等游乐,晚8时后影院放映电影。“金城”的老板是位姓李的江苏生意人,开业不到1年应朋友之邀,携放映设备去了四川。“金城”系抗战爆发后,兰州首家开业的私人电影院。

1938年春,河南沁阳制笔商任民堂、魏克洪等,合伙开办的兰州电影院(兰州大戏院)在皖江春茶园开张,上映《生活活虎》、《摇钱树》等影片。当时,兰州缺乏技术熟练的放映师,“兰州”开张伊始,放映事故便接二连三,以至影响票房收入。为此,任民堂专程赴西安,请来明星影院放映师无锡人尤光照主持机房。尤17岁起即在上海集中影业公司学放电影,曾在安庆、徐州、郑州等地影院任放映师,放映技术甚为精湛。来兰后经他细心改装,使兰州电影院的那部陈旧的德制百代无声手摇放映机成为有声自动输片机。翌年12月,“兰州”遭日机轰炸而毁损,遂迁至双城门并更名为先声电影院。起初为露天放映场,后改造成为简易放映厅。1943年4月22日,任民堂因一时资金拮据,便将影院房产变卖给同乡杜少周。

1939年夏,设于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的鑫记新新(新星)电影院开业,经理为陕西人邹良。次年7月,因经营人变更易名开明电影院,“开明”开张不到两个月,即因片源不畅而改演京剧。

1939年秋,私人合伙经营的中央电影院在兰州双城门开业,因为是临时租机借地拼凑的草台班子影院,只放映了两部影片便匆匆收场。

1939年,天水大光明电影院在中城下河里口揭业。“大光明”歇业于1943年。1943年,位于天水大城树栏林的国光电影院开业。1946年10月“国光”迁兰,翌年春解散。后文《天水影业轶事》中对“国光”有详述。

1939年,皮毛商卢华亭独资在平凉草佛寺开办平安电影院,映出《关东大侠》、《十三妹》、《落花时节》等无声影片。仅1年因片

源枯竭，难以为继，遂关闭。

1940年10月11日，大华电影院在兰州西南门（今兰州双城门）新舞台旧址开张，首映国产故事片《女少爷》。老板是一位小商人，租了一台35毫米放映机放映。其时正值初冬，天气渐寒，观众日减，经营1月即关了门。

1943年7月，大光明电影院在兰州西南门外开业，开幕首映国产故事片《雪艳娘》。是年9月，因经营不善，入不敷出而倒闭。

1943年春，兰州市政府在兰园创办兰园电影部和快乐生力社电影部。这两家官办影院均由私人承包经营。兰园电影部设在兰园儿童健身房内，先后由上海人陆祖福、刁云龙和唐道安经营。1946年5月，兰州市社会局以“未履行公共娱乐场所及商业登记手续，擅自开业。”为由，一度令其停业。恢复营业后虽多次变更经营者，但电影放映却始终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兰州解放。快乐生力社电影部设在兰园抗建堂，属快乐生力社。该社是由兰州市的京剧票友组成的群众性娱乐团体，以演出京剧为主，为筹措办社经费设电影部。1943年底因片源不畅，机器损伤等原因而停业。

## （二）天水影业轶事

陇南重镇天水是甘肃通往我国东南诸省的要冲，也是民国时期省内电影放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即有来自西安的放映商到此短期经营。

1935年春，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共”总司令，屯兵天水，妄图堵截北上抗日之红25军。是年冬，于部第3军在水城东街电灯局该军党政联合办公处后屋（今天水市政府礼堂）开办了一家“军民联欢电影院”，售票映出无声滑稽片《神经博士》、纪录片《全国运动会》等。场地原为一杂物仓库，无机房、幕台，银幕前后设有百余个长条凳，可容观众400余人。票价为正座两角，银幕后之座位1角，站票5分。影院开张伊始，观者如流，生意

红火，不久因无新片可映，营业渐趋冷落。后因该军调防，影院遂关门。这是天水最早的电影院。

抗战爆发后，随着逃难民众大量涌入，1938年底，天水城人口已由原来的3万激增到10万余人，经济和文化骤然活跃起来。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堂弟于孝先兴办电影放映业。他与上海人唐道安合资，聘来西安民光电影院的技师，购买设备，筹建天水大光明影院。1939年春，“大光明”在天水中城下河里口落成揭幕，看电影或凑热闹的民众络绎不绝。影院建筑系土木结构、纸筋灰敷压木板屋顶，三和土地面，有百条长木椅，可坐400余人，站席可容百余人。放映一般影片时，座票每席4角，站票每位两角。二楼机房两侧有包厢4个，每厢6座。有两部进口半旧35毫米碳精座机，1台木炭发电机专供放映用电。于孝先的二姨太为影院总管，唐道安挂名总经理，负责进片，外交经理张西山、内务经理夏庭麒、写报潘祥夫、放映李永康、日新、和明德，人员共计10名。开初，生意颇为兴隆。但却常有伤兵、无赖闯入“看白戏”，甚至无事生非，寻衅闹事。天水驻军姚团长和田营长同于孝先素有来往并谙其背景，遂常派兵协助维持影院治安。一日，电影刚刚开映，数十名荣誉军人第13临时教养院的伤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寻衅滋事。他们殴打工作人员，并撞开经理室公然抢掠。观众哗然，乱作一团，电影被迫中止放映。姚团长得悉，即派一连人马包围了影院，闹事的伤兵们又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士兵扭打起来。带队军官束手无策，遂令在包厢内的机枪手朝顶篷鸣枪。此举不仅没能让伤兵收敛，反而如火上泼油，红了眼的伤兵扯开衣襟，袒露胸膛，冲着包厢大骂：“老子在前线打仗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伙龟孙子！”骂着，便要拥上楼去夺机枪，眼看就要酿成一场惨剧。幸好教养院长官和宪兵及时赶来，经多方劝解、安抚，事态总算没有扩大。事后，影院为息事宁人便在座席两侧的站席内添置了十余张坐椅，专门用来应付“看白戏”的“荣誉军人”。1941年夏至1942年秋，日寇飞机连连轰炸天

水，影院时开时关，岌岌可危。1943年冬，影院租期已届，“大光明”即关门停业。房主恐此建筑目标大，易遭日机轰炸，遂匆匆将其拆除。

“大光明”刚倒闭，私人集股开办的国光电影院，在天水城大城树栏林开业。影院为土木结构，竹席屋顶，草泥墙面，座席、站席可容400余观众。有两部锈迹斑驳的法国百代公司35毫米碳精座机，经常因电压不稳或频率不足，靠手摇输片映出。经理贾福祥、外交经理姚殿亚，放映师徐振南、练省三。当时，战事频繁，交通不畅，影片极其匮乏。加之时有歹徒滋事生非，电影时映时停，很不景气，而权势的凌辱和欺诈，又使影院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一次，身着便服的宪兵连长手提文明棍，晃晃悠悠地进影院。检票员未认出拦了一下，这就激怒宪兵连长。经理闻讯匆匆赶来道歉，再三请其入院就座，这家伙面带愠色冷坐一旁，一声不吭。电影散场，随着一阵凄厉的警笛声，数十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影院，经理和检票员见势不妙，逾墙而逃，没逃掉的工作人员被抓进宪兵连，罚在院内面壁而立，至凌晨两三点钟，又是训话辱骂，最后一声“滚蛋”，被抓去的工作人员才垂头丧气地返回影院。1945年，抗战胜利，天水物价暴跌，商铺、工厂大批倒闭，逃难来的人纷纷返里，一度繁华的天水城很快变得冷清起来。“国光”影院更是经营艰难，工作人员无工资，学徒每日仅供两餐饭，无奈只得另谋出路。1946年秋，一辆满载“国光”人马和家当的木碳卡车迎着寒风向西驶去，车上的人们祈望能在省城兰州立足，重振“国光”。来兰后，贾福祥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与兰园抗建堂达成租营1年的合同。这年12月29日，“国光”在兰园抗建堂重新开张，试映国产故事片《天使之乐》，后来竟收到意想不到的轰动。一次他们从片商陈晟瀚处租到因过于破旧而无人放映的旧片《千里送京娘》，片身划痕满布，约一半以上齿孔破裂，经修补勉强上机。此片上映后场场爆满，每日映出6场，连映7天。由于上座率高，税稽处派人坐守票房，现卖票现收税。望

着纷至沓来的观众，影院上下不禁喜形于色。不料4个月后抗建堂管理处毁约，将影院用房转租他人，“国光”只得低价变卖放映设备而再度停业。

### （三）西北影院的起落

1939年12月，河南人陈国珍独资兴办的西北电影院在兰州双城门（今兰州东风剧院址）落成。开业首场映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的故事片《义勇军进行曲》（又名《风云儿女》，该片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这部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影片道出了大后方民众的心声。上映不久，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在兰州流传开来，“西北”的名声也随之大振。西北影院系土木结构、草泥房顶、柳色天棚、泥土地面。正门上方架有简易阁楼充当机房。大厅内置长条木凳，可容纳400人，银幕挂在正门对面的土墙上。有两部法制百代35毫米无声放映机改装的有声放映机。用人唯亲和注重宣传是陈国珍办电影院的特点。影院所用的人均为陈的家人或亲友，财务由陈亲自掌管，票务由女儿负责，女婿戴国祥原是兰州机场的机械师，当放映师自然得心应手。“西北”开业后张贴大幅彩绘广告和满街头的小型海报，招揽不少观众。有时还在《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上不间断地刊登各种影讯及广告词，还请人在报上撰写吹捧性的影评。但是由于战事的影响，市面萧条，至1943年后影院生意每况愈下，难以维系，便将影院转租给上海人陆祖福经营，并改名为陆都电影院。1945年7月，“陆都”租约期满，陈国珍再任经理，并更名为胜利电影院。抗战胜利之初，重庆的制片机构忙于东迁，上海的制片业正在恢复，片源一度枯竭，胜利影院因租不到新片，面临倒闭危机。1946年夏，陈国珍让外交经理偷偷到苏联驻兰办事处找熟人借片，于是《光明之路》等6、7部全新俄文原版影片，得以在兰州公映。新片吸引很多观众，营业收入虽然多了，却引起了反动当局不满。一次，外交经理出外遭到便衣特务的殴打，随后陈国珍又被警察局传讯，影院受到停业40天的



处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掩盖反苏倾向，警察局明令院方张贴写着：“危险建筑，暂停营业”的告示，并再三威胁影院人员不得对外说停业的真实原因。胜利影院在凄风苦雨中惨淡经营，至1948年又改名为黄河电影院，1952年歇业。

西北电影院前后维持了13年，是抗战期间，也是民国时期甘肃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私营电影院。

#### (四)以电影为武器的抗战小英雄

1935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派遣，以苏北淮阴地区中小學生为主要成员的新安旅行团，携带着由上海明星影业公司无偿提供的电影放映设备，北上开展抗日宣传。

旅行团途经南京、安徽、上海、浙江、山东、北平、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市，于1937年11月由宁夏抵达平凉。旅行团有14名成员，最大的嵇钰17岁，最小的范政只有12岁。这些小同学们不顾路途劳顿，行装甫卸即冒着严寒在省立平凉二中（今平凉二中）礼堂架机挂幕，公映纪录片《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和动画片《民族痛史》等影片。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潮正在平凉兴起，二中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当银幕上出现中国军队炮击日军阵地的镜头时，观众掌声雷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打得好！”的喝彩声此起彼伏。

1938年2月，新安旅行团风尘仆仆来到兰州，借宿省立民众教育馆。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配合下，他们冒着日寇飞机随时可来的空袭，演出街头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举办图片展览，组织座谈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同时，他们还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礼堂、甘肃省政府门前广场、省立民众教育馆等处放映《小五义》、《民族痛史》、《农人情》、《防毒面具制造法》等爱国主义题材影片14场，并加映幻灯片《全国总动员》、《儿童的抗战》、《保卫大西北》和《全国公共誓约》等，观众累计2万人次。其中，仅在纪念孙中山逝世